

沧桑看
云书系

书生累

深酌浅饮“三家村”

李辉 编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生累——深酌浅饮“三家村” / 李辉编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8
(沧桑看云书系)

ISBN 7-80615-763-8

I. 书… II. 李… III. 纪实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

I25
LH

策划编辑 旷 昕
责任编辑 于志斌
封面设计 王晓珊
责任技编 王 颖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深圳市彩田路南海天大厦
邮编: 518026

印刷者 广东潮阳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63(千)
版次 1998年7月第1版
印次 1998年9月第2次
印数 6001册 - 9000册
定价 17.80元

□李 辉

《沧桑看云书系》总序

几年前，在《收获》杂志的热情相邀和鼓励下，我开设了个人专栏“沧桑看云”。

我很难将这些专栏文章归于哪一类。散文也好，随笔也好，小型人物传记和特写也好，似乎都可以沾上边。对于我来讲，它们属于哪一种类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尽力做到既能勾画真实历史与人物，又能充分表达出自己“沧桑看云”时的心情。

在“沧桑看云”系列开始发表时，我在“题记”中写道：

朋友们常常奇怪我怎么净爱写些陈年往事。

我说我在往昔中看到现实的影子。失却历史沧桑感，现实多少会显得苍白、轻



飘。

现实每天都在成为过去。

我们自己本身同样在写着一部历史。

我乐意把笔浸在历史沧桑之中，眼睛却时时注视着今天，也眺望着明天。

悠悠沧桑之中，一切人或事，都是飘动的云。它们相互映衬，方显出历史的复杂和丰富。

于是，我在看云。

其实，每个人都在看云。

几年过去了，心情依旧。

“沧桑看云”专栏开设了三年。三年，仿佛转眼之间就成了过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许多事情，尚未来得及细细端详细细品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年“沧桑看云”，三年心绪茫茫。

在这些“沧桑看云”文章陆续刊发时，不少朋友曾建议我不妨将每篇所写的话题进一步展开，甚至说，每个被写到的文化人物，都可以加以扩充写成一本书。对于我来说，这当然是很有诱惑的一件事情。但却又未必现实。从时间、精力、能力来说，我都不可能将所涉及到的人物的命运展开描写。

不过，朋友的建议启发了我。我想我可以有选择地将曾经写过的文化人物或者历史现象，按照一套书系的规模陆续结集出版。或者是一个人物的传记，或者是对某一历史现象、文化人物的思考与描述。譬如关于沈从文、关于周扬、关于“三家村”、关于红卫兵现象等等。

“沧桑看云书系”，基本上属于个人作品系列。但除了

我个人的作品外，有时根据实际情况，也编选不同作者围绕某一主题所撰写的文章。另外，在每种书中，我还将或多或少地附录一部分我在写作过程中所参考过的重要史料。我觉得，在今天，除了人们的思考之外，历史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其实同样具备思想的价值。史料并不总是冷冰冰的，枯燥乏味的，在一个个人们关注的话题下，它们完全可以变得生动，变得热烈。同时，它们还可以使读者在参阅史料过程中，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与思考。

这便是我编撰这套“沧桑看云书系”的初衷。

在结束“沧桑看云”专栏的时候，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岁月仍在流逝。流逝之中，今天变为昨天，明天变为今天。今天明天急匆匆变为无边无际的沧桑。

明天的我还会是今天的我吗？

明天的我还会如同今天一样凝望历史天幕上流动着的云吗？”

我希望，“沧桑看云书系”，对于自己，将是回望历史的最好延续。

1997年4月17日，北京

□丁一岚

致“三家村”作者亡灵的祭文

敬爱的刘仁同志,吴晗、沫沙同志,
亲爱的云特^①:

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全面发动了文化大革命,5月18日成为众矢之的的邓拓同志被迫离开了我们。全国批斗的矛头很快集中对准了“三家村”、北京市委。十年浩劫中,很多同志含冤逝世,活下来的同志也被整得或病或残。现在一晃过去30年了,没有见到你们也已经30年了。沫沙同志有幸坚强地活到了83岁病故。

今天你们的亲人、老战友和朋友们站在你们的灵前纪念你们。现在我先和你们谈谈心里话:

刘仁同志,您是我1938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敬爱的师长。当年冬天我在您率领的队伍里来到敌后晋察冀边区。您一

①云特,是邓拓的别名。



生为党的事业坚持斗争，您领导的华北地区和平津的地下城市工作有卓越的贡献，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大功。解放后您领导了北京的城市建设，为把北京建成一个伟大的首都，彭真同志和您都费尽了心血。像您这样一个忠诚的领导干部，在妖风初起时，竟忽然变成了人民政府监狱里的囚犯，无情的手铐白天黑夜里连续锁了您五年！您的身体本来很好，却没能熬到打倒“四人帮”，在1973年含冤病逝了！有一件事您听了一定高兴。打倒“四人帮”后，在公审这四个恶棍时，您的夫人甘英同志庄严地坐在法官席上，代表人民审判他们，痛斥江青，为我们被迫害致死的干部，为我们苦受折磨的家属们伸了冤，我们大家都扬眉吐气，您如有知应当感到欣慰。

吴晗同志，您原本是一个勤于钻研的历史学家，但是，当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屠杀人民时，您和闻一多等著名教授挺身而出，在反饥饿、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您像一只猛虎，把投枪掷向敌人。您对党对人民是那样忠诚热情。您奉命写了论海瑞的文章，反倒引来了杀身之祸。听说您在监狱中，被打得胸腔里充满了鲜血，不能说话。十年浩劫中，您的全家遭遇最惨，一家四口您竟携妻带女三个人离开了人世。我和您最后一次见面是1966年夏天在工人体育馆批斗大会开会前，在休息室里，“造反派”让我收钱和粮票去买一些干粮给咱们被称为黑帮的当午饭，我走到您的面前，您仍然是那样忠厚老诚，满面愁容，始终没有抬起头，您大概不知道是我接过您的钱。您死得冤哪！大概您直到最后也没有弄明白“海瑞罢官”的要害究竟在哪里！

沫沙同志，北京刚一解放，您直接领导我在广播电台的宣传工作，您对下级总是那么平易近人，但工作上要求十分严格，绝不能马虎一点。在浩劫中，您吃尽了苦头，被打掉了满口牙齿，但是您凭着过去长期地下工作的经验，以高度的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非常坚强机智地和看管人员斗争,您通过在狱中写检查和敌人斗,现在,您的狱中诗文出版了,被读者称颂为当代奇文。您有幸看到了“四人帮”倒台,您参加了对“四人帮”的公审,在证人席上,拍案痛斥江青,为我们受迫害的广大干部和家属出了气。您活得潇洒,走得潇洒,您活到 83 岁溘然病故,最后又用您的骨灰在长城岭畔培育了一棵常青树,您的精神永存,生命永存。

亲爱的云特,我们离别 30 年了。你竭尽全力为党工作了一大半生,没想到浩劫初期就被称为反党集团的主帅,对你进行全国规模的口诛笔伐。北京市委的许多同志关心你,刘仁同志,天翔同志在乌云压顶的形势下到家里来看你,安慰你,劝你正确对待群众的批判斗争,做好检查,将来还是党的文化战线上的一名战士。很多好心的同志劝我,让我关心照顾你,准备做好检查,我没有实现他们的嘱托。我能劝你什么呢?不能。让你承认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不能。让你承认是被他们诬告的“叛徒”吗?不能。让你和当时的批判斗争进行抵制吗?也不能。真是无路可走啊!看到你苍白的面孔,坍塌的脸颊,茶饭难咽的情况,我忍不住暗暗落泪,真是爱莫能助!我们彼此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在有人监视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只好是相对无言。5 月 16 日咱们在卧室的走道里抱头痛哭,你说让我和孩子们第二天就离开你,我说不可能,我无处投奔。没想到 5 月 17 日深夜,也就是 5 月 18 日凌晨,你就匆匆地永远离开了我们。你告诉淑彬姐说,你是“冤沉大海”啊!最后你给党组织留下了六千多字的遗书,有力地驳斥了康生、江青一伙对你的诬告。你本想离开我和孩子们,就能使我们得到解脱,哪知道在十年浩劫中我们受尽了歧视和折磨。好在,你的一岚和孩子们都坚强地、胸怀坦荡地挺过来了。

党组织为你平反后,我和孩子们集中力量做了几件事,通

过各种方式为你平反正名,出版了多种书籍、文集、诗集、书法选、藏画集等等,请很多同志写了纪念文章,写了传记。你逝世20周年时,在故乡福州召开了你的学术思想座谈会和纪念诗会;在你80岁诞辰时,福州市委协助我们恢复了你的故居,建立了邓拓纪念馆。

云特,我竭尽全力地做了这些事,目的只有一个:1966年“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们,颠倒黑白,把一切污泥浊水泼在你和吴晗、沫沙同志身上,我要为你们洗涤干净!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了解,所谓“三家村”的三个人都是正直的共产党人。你是个杰出的有才干的清醒的新闻工作者,著名的政论和杂文作家、历史学家,有胆有识,与邪恶之风进行斗争。你的才华是卓越的,骨气是高洁的。现在,海内外许许多多人赞扬你的骨气和才华。

应该做的事我都尽力做了。

云特,我们的孩子都是很正直、勤劳和善良的,他们不愧是你的后代。我今年已经75岁了,又身染重病,不会太久我们就要相会了。

最后,向你们四位致以深深的悼念和敬意!



□张志民

写给“三家村”

如果说“书生”气

——由邓拓同志诗句“文章
满纸书生累”想到……

办了一辈子报，
你最懂得生命的价值
——时间的意义，
人们都已经睡了
你还在那里
写呀！写呀！
支配着你生命的
——“三分之一”^①，
你把每一个细胞
都使用到最大的
——功率。

①《燕山夜话》首篇。

蜜蜂,该是你
——最好的比喻!
少有的渊博呀!
你采集百花之精,
制成自己知识的
——蜂房,
少见的辛勤呀!
万物都已经休息了,
你还在那里
酿蜜!

通宵达旦,
手不释笔,
染成那满头花发,
该是多少
——灯光烛影,
写成那百篇《夜话》,
你送走了多少个
——古城的黄昏,
又迎来多少个
——燕山的晨曦。

邓拓同志呵!
如果说什么
——“书生”气!
就是你太天真了!
竟没想到——



愚民是人家的需要，
知识是人家的
——大敌！
在你伏案就笔的当儿
人家早已经十面埋伏
——等杀机……

应该为你编出戏

——读为吴晗同志平反的消息有感

你死去十年了，
他们以为
“盖棺”就算
“论定”了你，
到底是——
铁骨头也能踩成泥！
哪想到——
如意算盘
——没如意，
大雪封不了山呵！
哪怕它雪片子
——大如席！

吴教授呵！
您是我们的“炮手”。
多少人记得
——“一二·一”，

在联大校园里
人们朗诵着您的
《人身自由何在?》
在昆明街头
听着您——
爆炸式的演说，
对法西斯暴行的
——抗议！

吴老师呵！
您曾为
“一二·一”的烈士
抬棺送葬，
哪料想：“一二·一”又轮到
——你自己！
这一次——
不是“四烈士”呵！
仅你一家就是三口，
携妻带女
——同去！

吴晗同志！
教育人民——
何必去翻箱倒柜
——编史剧！
你自己就该编出戏，
写你的“刚直不阿”
写你的“快人快语”，



当然也要写到你
——死不瞑目，
因为你——
至死也不明白
《海瑞罢官》的要害
——在哪里？……

只剩你一家

——读 1979 年 12 月 13 日《北京日报》
“广场”廖沫沙同志关于《怎样读古
诗文》的复信。

腥风乍退血雨罢
“三家村”只剩你一家
已经是年过古稀了，拄着拐杖，
还在那里耕耘
用他们剩给你的
几滴血水
浇灌那未来的
——小花。

你喜欢它的长势，
你修剪它的枝丫，
为培植一株幼苗，
你把自己的一生心血
都化作育人助长的
——氮、磷、钾，



从如何学步
到怎样开拔！

您还是
《腊鼓催春》呵！
十年的厮杀，
他们没能够
折断你的鼓槌，
砸垮你的鼓架，
战士就是战士，
尽管已是遍体箭伤
不能走
——也要爬！

读着您的《复信》
像聆听你幽默地谈话
您不是讲怎样读文
而是在说——
怎样读善
怎样读恶
怎样求真
怎样打假。
还是“手不离笔”呀
写呀，写
在牢房、在病榻，
“三家村”没有平面图
而是以学识、胆识，
以人格、品格，



以真理、正义
以三管毛锥筑起的
永不倒塌的
——铁塔……

初稿 1980 年
修改于 1997 年

书
生
原



□廖沫沙

《三家村札记》出版 后记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唐·刘禹锡《浪淘沙》第八首

—

我现在引用这首前人的小诗来作这篇后记的篇首，主要是借它的前三句，用来比喻《三家村札记》所遭逢的命运，决不是用它的第四句来吹嘘《三家村札记》中的几十篇杂文是什么“金”。如所周知，《三家村札记》在十几年前遭逢到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字狱，为了向天下人提供资料，以明历史真相，我同意人民文学出版社让它成集出版，请关心这段史实研究的读者加以鉴定。

沉冤 13 载的《三家村札记》及其作者们终于获得平反、昭雪了，我这个“三家”之